

于建明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于建明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梦/于建明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0. 7

ISBN 978-7-5321-3927-9

I. ①蓝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3398 号
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蓝 梦

于建明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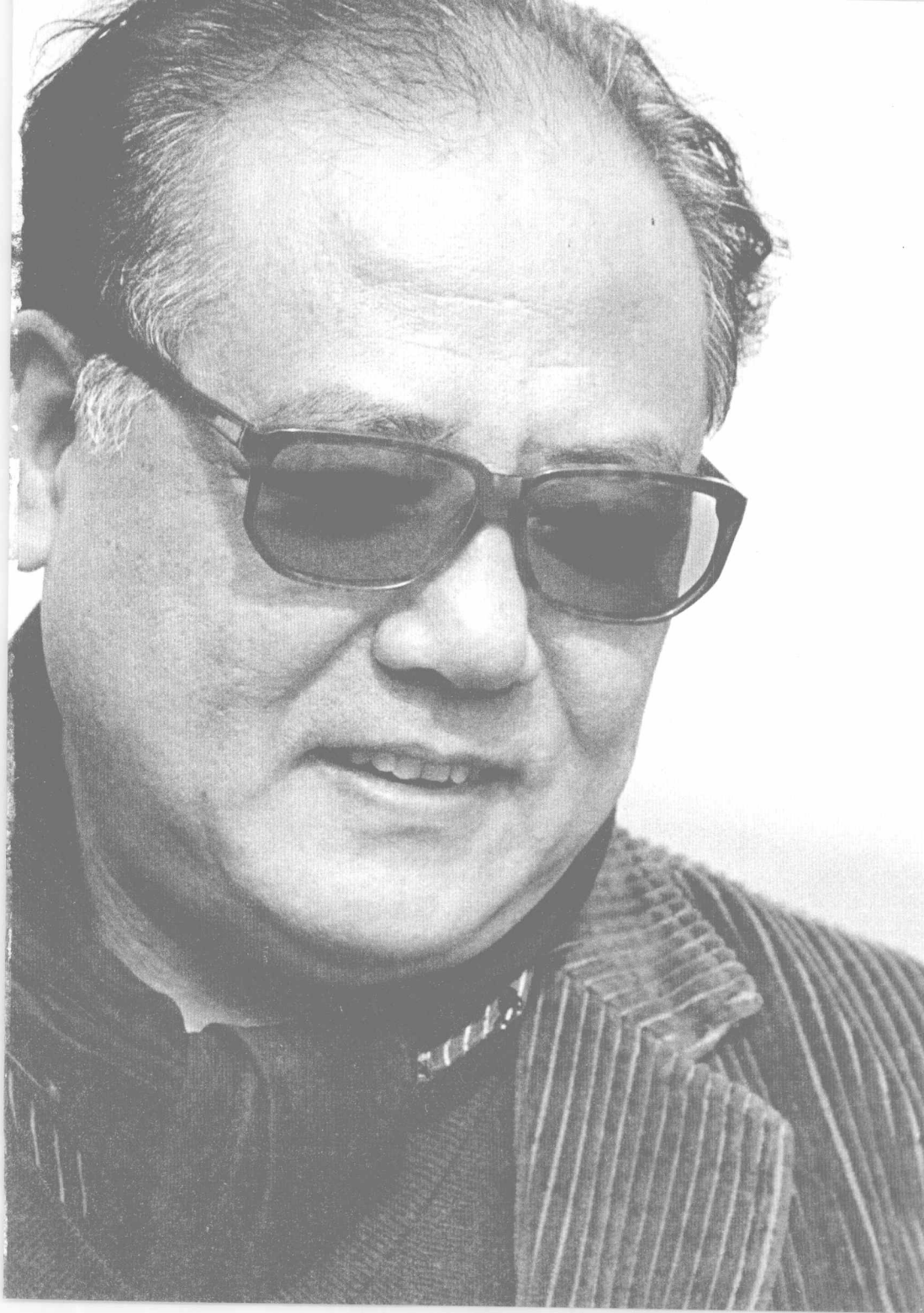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2 字数 198,000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927-9/I · 3021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

前页图片：作者近影

永远的记忆(代序)

32岁那年我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,担任党组秘书兼主席团秘书。在此之前,我下过乡,当过兵,1983年转业到上海航天局宣传处工作。尽管工作不断变化,但对文学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变。巨鹿路675号作协大院对我来说,是一个神圣而充满魅力的地方。每当我路过大院门口,心中充满敬畏和幻想,却从不敢往里深探一步。但我相信:梦想成真。如今,我走进了作协大门,能在里面工作,一干竟19年。这是一方福地,浸润在此,得益匪浅。

记得那是1985年的盛夏,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作协,第一个找我谈话的是作协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茹志鹃老师。她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的第一位著名作家。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风度,像高高的白杨树,威严挺拔,但在她的眼里却又透出了关爱慈祥。我在上小学时就读过她的小说《百合花》,70年代后期还读过她的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,对她很崇拜。真没想到能在她的手下工作,心情自然很激动也很紧张。当时她和我谈了一些话,鼓

励我好好工作，努力创作，其余我已淡忘了，而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铭刻在心，暖暖的，至今难忘。

后来，因为秘书工作的关系，我还结识了很多仰慕已久的老作家。当时的第四届作协主席团由1位主席，19位副主席组成，都是学养丰厚，造诣很深的优秀作家。主席于伶，年近八旬却很精神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。他喜欢戴着墨镜，在屋里也不摘。来作协开会，总是手拄一根拐杖，拎一个帆布包，从容潇洒。记得1987年他赴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，因年事已高，眼睛又患有白内障，行动不便，作协领导派我陪同前往，好一路照顾。但他不太愿意给人添麻烦，一路上总是不让我搀扶照顾，还说：“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反倒让我不好意思了。在北京，我们住在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招待所一间客房里。当时的住房条件较差，他也没有不快。晚上睡觉，他要开盏灯，问我行不行？还反复解释：“我眼睛不好，夜里要上厕所不方便，打扰你了。”那晚，我们躺在床上聊了很多话，大多是我问他说。他还讲述了30年代起在上海文艺界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些趣闻，直至深夜。

第四届主席团是在1984年7月选举产生的，离上届换届大会整整22年。因“文革”等种种历史原因，造成了正常换届时间延误18年，也造成了在历届主席团中，属这届人数最多，规模最庞大的状况。当时主席团的平均年龄高达68岁，但20位主席团成员都是上海文学界的领军人物，不可或缺。其中，小说家

6位：王西彦、师陀、吴强、茹志鹃、哈华、茵子；诗人3位：王辛笛、肖岱、罗洛；剧作家4位：于伶、艾明之、杜宣、柯灵；散文家1位：孙峻青；文艺理论家3位：王元化、徐中玉、蒋孔阳；儿童文学家1位：陈伯吹；外国文学翻译家2位：包文棣、草婴。此外，还有5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团顾问：许杰、朱东润、伍蠡甫、钟望阳、赵家璧。其中，除钟望阳因我来作协时他已去世，未曾相识外，我都见过面，听过他们的教诲。

那时主席团会议每年要开3、4次，都是我提前几天打电话通知，临近开会时，再打电话提醒一次。记忆中，每次主席团会议出席人数都不会到齐。不能到会的人都会事先主动请假，还详细地说明不来的原因，态度严肃诚恳认真。

每次开会，陈伯老大多总是来得最早，端坐在作协东厅的沙发中。他慈眉善目，身材矮小，可能是主席团中个子最小的，年龄却是最大，已有八十高龄。他每次发言，话题总是要转到繁荣儿童文学上来，细声慢语，滔滔不绝，难以打住。于伶先生主持会议，话语简短，尽量请大家多说。茹老师介绍作协工作情况，提出需要主席团研究解决的问题，简明扼要，言简意赅，不添油加醋。作协党组副书记、书记处常务书记赵长天列席会议，代表书记处汇报工作，就显得详尽细致谨慎多了。罗洛老师在主席团中年龄最小，是唯一未达花甲之年的副主席，可称小弟弟。他话语不多，和风细雨，为人谦和，烟抽得很凶。他50年代遭遇不测，被下放到西北二十多年，像被烤干的胡杨

树，却不屈不挠，枝繁叶茂。他善于倾听他人发言，在综合他人意见的基础上才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全面而不乏深刻。他待人大度和善，不强加与人。徐中玉先生身板挺直，穿着得体，精神矍铄。他说话嗓门较大，快人快语，毫不含糊，却充满善意。后来，他担任过第五届作协主席，为人处世仍一如既往，为人师表。王西彦先生也是我接触较多的长者。他个子较高，大概在主席团中属最高。他19岁离家赴京求学，在外辗转五十多年却乡音未改，浓重的义乌口音，让人听着很累。他说话直率，观点鲜明，加上那含糊生硬的义乌发音，显得很冲。反之，王元化先生的一口京话，字正腔圆，抑扬顿挫，悦耳动听。他说话慢条斯理，思路开阔，条理清晰，往往一语中的。还有柯灵老的儒雅风度和满头银发、杜宣先生的深沉和挂在嘴角冒着缕缕青烟的烟斗、师陀先生的满脸沧桑和质朴率真、包文棣先生的斯文和厚厚的布满圈圈的眼镜、辛笛老的才思敏捷和亲切友善、吴强老师的高傲倔强和对下的亲切随意、还有我的老乡峻青老的胶东口音及和蔼笑容，等等。

如今，我已过了知“天命”之年。第四届主席团成员中，也已有16位仙逝。健在的4位：艾明之、峻青、草婴都已年过八旬，徐中玉先生也已过了九十大寿。不论是生者还是逝者，以往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，是那样清晰、深沉，浓得不能化去。我愿仙逝者永垂不朽！祝健在者安康福寿！

我想：人过五十，才会有本真意味上的记忆。因为有了人

生旅途足够的铺展,有了生命体验更多的积淀,记忆经历史和岁月长河的冲刷消磨,返璞归真,方显永恒。

(本文发表于2004年11月21日,此次成书前又做了一次修改。)

目 录

永远的记忆(代序) 001

石公山的眼睛 001

五彩三清山 005

西塘人家 009

不谢的桃花 013

红绿出彩 016

黔东南秀 019

13岁那年 025

选 择 028

寻 找 030

蓝 梦 032

儿子与车 035

无意塑造儿子 038

成长的烦恼 040

梦 醒 042

窗下奏鸣曲 045

不可思议的荧屏 047

天下本无事 049

枫丹白露 051

菜场变奏曲 053

激 情 057

001

大路通天 059

松江的眼 063

苗乡淘宝 069

弦 音 075

年龄与事业的证明 092

永远的斗士 108

有所为,有所不为 119

舞 者 133

正常人的世界 149

荒诞:人类生存困境的

凸显 160

困惑的逃亡和逃亡的

困惑 166

你与她 176

爱路跋涉 179

武则天与五部小说 182

为百年历史变迁留影 186

于东田和她的《大路

千条》 189

动荡时期的青春记忆 192

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 199

李晓小说的入世情态 214

逃遁与投入 225

跋 237

石公山的眼睛

1992年的盛夏时节，我和一批作家朋友住进苏州西山的石公山庄进行创作。第二天，我便向当地一位老乡打听石公山的来历。

据传说，很久以前在这座山上住着一对恩爱的夫妇，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却也美满。他们终日形影相随，在相互的凝视中，青丝悄悄变成了白发，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苍老的痕迹。渐渐地他们化成了两座巨石，朝朝夕夕、日日夜夜、天长地久地厮守相伴。后来，人们将此石称为石公石婆，将此山称为石公山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尽管石公石婆也未幸免劫难，被砸烂了，但石公山无法砸烂，他们的名字无法抹去。他们的生命虽然转化，但他们的灵魂却已融入大自然，与周围的山水相依，浑然一体，不生不灭，获得了一种永恒。此刻，我分明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他们熠熠放光的眼睛正在向我凝视，仿佛要向我倾诉衷肠。

游船离开岸边，驶向烟波浩渺的太湖中。马达轰鸣，船舷划破清澈如镜的湖面，掀起阵阵波澜。炽热的阳光倾泻下来，逼得人眯起双眼。远远望去，粉墙黛瓦的石公山庄时隐时现，恍如一

双巨大的眼睛,明亮中透出热情。蓦然间,我依稀觉得在我遥远的梦中似曾见过它那闪烁的眼睛。梦境是奇妙的,它能将虚幻变为现实,又能将现实化为虚幻。虚虚实实,真真假假之间,使人产生一种茫然的感受。

清晨,我坐在湖边的堤岸上,四周的山水在金色的阳光中摇曳。水面上闪烁着无数梦幻般的眼圈,撩动着人的心魂。从那迷离奇幻的眼瞳中,我竭力想读懂什么:是青春和生命?还是爱情与欢乐?也许还有淡淡的忧郁和无期的等待?石公山肯定心领神会,否则,怎么会山水永相依?

傍晚,太阳将石公山染得彤红,慢慢又变为澄黄,转而暗淡下去,傍晚正在把日月融成一片模糊。在这短暂的黄昏时分,一种奇特的转瞬即逝的眼神射向我的心灵。我曾不止一次背读过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诗句,常被诗人怅然若失的感怀所触动。然而此刻,这千古传唱的名句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彩,一种异样的感受激荡着我的心怀。黄昏固然令人惆怅,但它毕竟要比黑夜来得光明;而黑夜又正是为黎明孕育着新的曙光。斗转星移,昼夜相交,四季更替,大自然不正是在这轮回交替的过程中永存下来了吗?有青春必有衰老,有欢乐必有痛苦,有生命必有死亡,生命不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延续下来的吗?人的诞生即面对着死亡,从这个意义上讲,人生本是一个悲剧。人的生命每向前迈进一步,同时也意味着向死亡更接近了一层;但接近死亡一步,却能多获得一份生命的体验。没有对

死的恐惧和绝望,就不会有对生的热爱和激情。面对落日余晖将山林湖水染成一片绚丽多彩的景色,感伤的情绪是否显得过于渺小? 生命的形式在转换,但生命依旧是辉煌。石公山不正是这样吗?

暮色中,我漫步在两边长满绿色灌木的山间小径上。四周沉寂无声。弯转曲折的山径,重重叠叠的绿障,总让人感觉有一种诱人的目光潜藏其中。幽径和漫步者的身影构成一幅无声的画面。在那仅仅是自己的脚步声,传递出的却是双方心灵交汇的喃喃细语和相见恨晚的无限感慨。人们常将这称为曲径通幽。这无言的通幽的境界究竟昭示着什么?

当我沉迷在石公山间曲径通幽的情境中时,我似乎感悟到:幽是一种清纯淡泊的情态,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超然境界。曲径不正是人生苦苦寻觅到达这一境界的过程吗? 我将是一位精神跋涉者,将孤独的自己融化于大自然的怀抱中,使心灵的追求不断地达到净化和升华。生命只有在追求真、善、美的流动中,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和价值。

夜幕降临,隐去了大自然白日的辉煌和生机。繁星眨动着蒙眬的眼,将一束束神秘的光投向大地。一弯新月冉冉升起,那纯真圣洁的银光辉映在我们宁静的双眸上。

夜是迷人的。尽管没有白日间太阳的辉煌,但却有着黑暗中群星的璀璨。其实,太阳只是将它的光奉献给了星星和月亮,这不也是一种灿烂辉煌?

朋友们散坐在湖边，痴迷地望着银光闪烁的水面，像在继续寻觅清晨的谜底。晚风吹拂着我们的面颊，湖水轻轻地拍打着岸堤。不知是谁哼起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歌声伴随着水声，像从遥远的天际传来，轻轻地撞击着我的心扉。天真的童趣，梦幻的青春，以及流逝的岁月糅合着爱的旋律，激起我无限的遐想。歌声从人们的灵魂深处地汨汨流出，心在融化，汇成一汪清澈的溪流，汇入银光闪烁的湖水之中。

此刻，我的心头涌起无限的爱。它使我激动，使我震颤，使我对生命充满自信、活力和希望。我渴望拥抱这山这水这天这地，拥抱这大自然赋予的博大的生命。如果我能拥抱这一切，那么拥抱的笨拙又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一种顿悟后的释然感觉，是一种令人焕然一新的内心体验。

夜已深沉，欢乐的人群渐渐散去，石公山庄的灯火一盏盏地熄灭。回首向石公山顶眺望，我似乎又看到那闪烁着比星空更深沉更迷人的永恒的眼睛。

1993年11月23日

五彩三清山

三清山雄峙于江西上饶地区东北部。号称“江南第一仙峰，天下无双福地。”

最早听说三清山，误以为是一座山清、水清、景色清的秀美之山。直到近日应邀参加三清山笔会，才更正了我的自以为是。三清山是因其主峰玉京、玉虚、玉华三峰宛如道教鼻祖玉清、上清、太清列坐其巅形成三仙境而得名。东晋著名道人葛洪曾云游此山结庐炼丹，望达仙境。三清山集险、奇、绝、秀的自然风光和悠远的道教人文景观为一体，是一座寂静神秘的大山。

索道车载着我们沿着峡谷向三清山的梯云岭缓缓而上。从车窗内向外眺望，重峦叠嶂，绵延起伏，山岭之间丛林密布，尽管深秋以至，仍显郁郁葱葱。阵阵秋风掠过，空中的缆车也随之摇动，似林海中穿行的一叶小舟。坐在舟中，心底蓦然升腾出一股莫名的激动。

翻过一座山头，视野顿然开阔，两边的山峦向外移开，蓝色的天幕上突兀起一排气势巍峨的石峰，像似一组倚天而立的巨